

大明曰落

崇祯王朝的人与事



蔡磊 郑泉宝 著

「荣华我已知庄梦」：袁崇焕冤狱

魂归无处：悲情父子「玩寇貽患」

千古宿命：武战文谏各死所死

君「贤」臣「佞」：大明最后的宰相们

「贰臣」荣辱：都是姓吴的惹的祸

皇帝太监：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朕起布衣」：素描李自成

轮回肇始：最长的一天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明曰落

崇祯王朝的人与事

讲古堂



蔡磊 郑泉宝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日落:崇祯王朝的人与事/蔡磊,郑泉宝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5

(讲古堂)

ISBN 978 - 7 - 5633 - 6539 - 5

I . 大… II . ①蔡…②郑… III . 中国 - 古代史 - 明代 -
通俗读物 IV . 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63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 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16.5 字数:215 千字 图片:54 幅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8 000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楔子

明史乱弹

三年前我们开始要写的是电视连续剧剧本,题目叫了个《天下英雄》。我们想说的是明末崇祯王朝的故事。谁不知道那是一个豪杰四起狼烟八方大锣大鼓大动大乱的年头?

山海关外的皇太极、多尔衮和甲冑鲜明的满洲八旗,虎视眈眈枕戈西向;北京城里,崇祯皇帝手忙脚乱左右抵挡,颇有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强倔强;而闹到整个中原腹地狼烟滚滚的李自成、张献忠也先后称王称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就像是烈火烹油,偌大的中国果然是豪杰四起,群雄逐鹿,只要不狭隘地站在封建帝王家天下的立场,你能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

但我们的观点很快就悄悄地发生了并非是不重要的变化。

拂去过往的烟尘,让沉甸甸的历史真实地逼现眼前,当昨日的在灾荒动乱中苦苦挣扎求生的百姓的艰辛渐渐清晰,当方方面面的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故事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复活,当我们在浩瀚一片的前朝典籍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也就是当我们明白历史并不能与现实截然割裂,我们的来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去向的时候,推动我们动笔的许多初衷便悄悄地、同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变化,题目也从无不褒扬意味的《天下英雄》变为了带着些悲怆和苍凉的《大明日落》。



这是一种回顾,还是一种反思,同时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我们历史的忠实。

真正的历史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我们自己都觉得,为了所谓的电视剧受众的需要,为了所谓的电视剧创作的规律,我们实在是不该牺牲太多的历史的真实,仅仅是为了历史,我们也实在是不该远离历史。

但电视剧的制作和传播形式又决定了作为写作者的我们的尴尬。尽管我们在照顾到观赏性的同时,也努力地最大限度地保留、保护了原汁原味的历史真实。

作为这种努力的结果,除了四十八集的《大明日落》的剧本外,便是这本书的诞生。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其实算不上创作。我们只是把我们从大量官方和民间的史书中看到和发现的有意思的文本加以整理,还有那些非常有意思、但又无法或不便写进剧本里的东西讲了出来,当然还得有我们自己的理解。也因此这本书有点非驴非马的四不像。

它不是那种端庄严肃的学院派著作。

也不是那种有太多虚构成分的文学作品。

当然还不是那种有点影子便信口开河的稗官野史。

这应该是一本融会了我们思想、思考、情感和体温的读史笔记。

因为不是那么中规中矩,所以名之曰:乱弹。

是为序。

目 录

明史乱弹(楔子)	1
----------------	---

当年改革:小人物和大难题	1
--------------------	---

他一点儿也不怀疑,年轻的皇上真是要励精图治振兴大明;同样的,他也不怕当抹布,如果皇上真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如果大明官场真能海晏河清清浊立现。但他就是不能充当那条叫嚣着扑向自己同类的恶犬,哪怕是为了皇上也不能。道理简单得简直就不用说,皇上只有一个,官衙官员却遍布国中。他想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活着,三妻四妾华堂美服且先不说,但一座四合院、两棵石榴树、三个胖丫头的小康之境应该是可以的吧?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同类把自己撕扯得七零八落狗屎不如。倘果真如此,那才真叫生不如死呢。

说说而已:言者有罪与罪者不言	21
----------------------	----

整个就是鸡同鸭讲。不知道刘宗周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明明皇上已经说了,朕是不会错的,不管朕说了什么,你们都听着就是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可刘宗周的道理偏偏是反的,既然是你皇上提倡要广开言路,那你就不能出尔反尔自堵言路。他甚至还以自己罢官后又被起用为例,试

图说服皇上：“如臣宗周亦因言获罪，中道再疏冒渎，蒙皇上不加斧钺，放还田间，复荷赐环起用。是臣之罪实甚于二臣，臣何幸而遇皇上之优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

“荣华我已知庄梦”：袁崇焕冤狱 45

皇上越是深信不疑恩宠有加，袁崇焕就越是如芒在背懊恼不迭。一场召对下来，冷汗竟至湿透了内衣……内致猜疑，外遭离间，袁崇焕好像有第三只眼睛，事先就看出了自己日后的遭遇，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作为帝王的取下之术，崇祯当然不是始作俑者，也不会是最后的终结者，他的无师自通挥洒自如出神入化只能让我们叹为观止难以言之。

只有一点疑虑：天子金口玉牙一言九鼎，却怎的前矛后盾出尔反尔以至于此？

魂归无处：悲情父子“玩寇贻患” 73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杨嗣昌死于荆州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

他只比崇祯八年(1635)十月死于袁州戍所的父亲杨鹤多活了六年。

另一个纯粹只是巧合的数字是：从崇祯二年(1629)年初走马陕西主持剿局，到崇祯四年(1631)下半年被逮下狱，杨鹤与农民军打交道的时间连头带尾是三年；而杨嗣昌自崇祯十二年(1639)以辅臣身份督师至崇祯十四年身死荆州，连头带尾的时间也是三年！

还有，父亲杨鹤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儿子杨嗣昌则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进士，间隔也是六年。

一对父子，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对拴在同一根绳上的难兄难弟。

千古宿命：武战文谏各死所死 99

“文死谏，武死战”既是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对臣下的要求，同时也是儒家正统所宣扬的为臣为下的最高境界，当然也就天经地义成了历朝历代文臣武将们各死所死死得其所的千古宿命。对此我们自然是不好说什么。可是，就像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必然要阵前捐躯马革裹尸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瓦罐都该在汲水的井台上粉身碎骨稀里哗啦。另外，就算同样是破吧，这个瓦罐和那个瓦罐的破法也并不一样，更何况，它们中的许多原本是可以不破的。就像崇祯朝那些不该死却死了的督师大帅和将军。

君“贤”臣“佞”：大明最后的宰相们 127

伴君如伴虎。不知道是不是遗传基因的作用，论起手下臣子的刻薄来，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和他的杀人如麻迷兴冤狱的老祖宗开国皇帝朱元璋颇为相似。因此，能在崇祯手下当个宰相实在是困难。

有一组数字是这样的：崇祯一朝前后一十七年，除内阁辅臣就用了五十位之多外，被称为“七卿”、地位仅次于内阁大学士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要员也是更换频繁，计有吏部十三人、户部八人、礼部十一人、兵部十七人、刑部十六人、工部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三人。这些大员平均每人任职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即使是如此大量的更换，也没有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大僚。那些人几乎无一个逃脱来自皇帝的惩罚，轻者罢官坐牢，重者流放杀头，至于戴罪任职或削职为民者，差不多更是天天都有！



“贰臣”荣辱：都是姓吴的惹的祸 163

一文一武两位姓吴的在各自领域都才华横溢，又都成名甚早：吴梅村高中状元时不过二十出头，而吴三桂崭露头角一战成名时才不过十六岁，比崇祯当皇帝时的岁数还小一岁。皇帝是世袭的，于襁褓中被人抱着登基也不算稀奇，状元却是头悬梁锥刺骨、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皓首穷经考的；吴三桂更是真刀真枪一刀一枪血里火里打出来的。让吴三桂崭露头角的那次大战过后，别说是文恬武嬉奢靡不堪的大明举国上下深感震动，就是刚与他对完阵的后金皇太极也赞不绝口激赏不已，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皇帝太监：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189

最早的太监其实就是皇帝怕戴绿帽子的产物。可是皇帝们大约是忘了，没了雄根的太监固然无法秽乱后宫，但作为沟通皇帝与大臣的桥梁，他们要在政治上给皇帝戴顶绿帽子也并非不可能。

胯下一刀，太监们已被去掉了生而为人的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方面，他们除了以剩余的残缺不全的全副身心去拥抱权力和银子，还能干些什么呢？其实，不要说他们了，就是身上所有的零部件一个都不少的人们，又比他们高尚了多少呢？

“朕起布衣”：素描李自成 209

“朕起布衣”如何如何，这样的话刘邦说过，朱元璋也说过，现在李自成也在说，甚至在走马北京城之前，李自成就在西安建立了他的大顺国。在登极诏书中，他就是以“朕”自称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李自成超凡脱俗成仙成圣。既然谁都无法免俗，那就是说所有的帝王将相其实都是红尘俗物，也

就都大同小异。我们的问题也因此而生——事实上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写下这篇有关李自成的文字——既然不能免俗,那么,李皇帝真的就能比朱皇帝好吗?

轮回肇始:最长的一天 231

十七年,十七年了啊,他从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天子变成一个眼看就要江山不保人头落地的亡国之君,千言万语千头万绪千滋万味哪里能说的出来?!退一万步讲,就算他能说出来,又有谁能真正听懂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天又是短暂的,十七年的帝王生涯要在那一天进行最后的清算和盘点,那点儿时间难道够用吗?

那一天是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

关心历史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后记) 245

当年改革：小人物和大难题

一

即使是按着最粗略的划分,明朝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发轫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换个说法,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的:在四十一岁的朱元璋改元建号,于公元 1368 年正式称帝,宣布朱明王朝成立的时候,我们这个雄踞于世界东方的古国相较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其实并不落伍,而且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这样,或者起码看起来是这样。比如我们已成烂熟的文官制度。还比如我们的科举制。至于其他小的方面就更是数不胜数,例如我们的丝绸,还有我们的茶叶和瓷器。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中国政治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超稳定结构。果然是超级稳定。从朱元璋的洪武年到朱由检的崇祯年,大明朝已历经十七朝十六位帝王,历时二百多年。就在这二百多年里,世界西方一个老大帝国英格兰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带有浓重海盗色彩的海外扩张行为也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国际贸易,英语开始成为一种新的世界通用语言,同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的责任制议会政府也已经在酝酿之中。

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的差距就是从那时开始并渐渐加大的。



可惜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作为朱明王朝新接任的大掌柜,十七岁的崇祯皇帝只是被他接手的烂摊子弄得捉襟见肘一筹莫展。

韩一良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小人物。其实,说他是小人物并不确切。他那时的职务是户科给事中,官阶虽然只是与县太爷平级的七品(他也确实是县官出身),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儿。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当时的中央行政机构,名为尚书的各部首长通通都是二品大员,各不相属,只对皇帝负责。而给事中也依部分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因此也叫六科给事中。给事中官虽不大,权却不小,例如关于财政问题,皇帝的命令到了户部,户科给事中就可以参加审核,发表意见。万一他们不同意,从理论上讲,仍可原旨退还,这就叫封驳。这是从职权讲。按组织关系,给事中虽分部设立,但各部尚书、侍郎等并不是他们的直接长官,给事中们依然可以独立发表意见,用现在的话说,也还并不违反组织程序。一句话,给事中们除了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外,还要监察六部、纠弹官吏,权力颇重。

我们最先要说的韩一良就是这么个官儿。

据史料记载,为了拨乱反正、中兴大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崇祯从当上皇帝后就始终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按《明史》的说法,就是“即位之初,沉积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遑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身为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的口碑甚至在他的敌人那里也是上上绝佳,的确是很有道理的。

好像从登上皇位的第一天起,崇祯就发现自己差不多是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按他的话说就是:“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崇祯的慨叹实在是一个被现实困境折磨到身心俱疲的人的苍凉心境的表述。但造化弄人,他又不得不硬起头皮强打精神,面对他不得不应对的局势。既然是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崇祯一反其祖父神宗朱翊钧、兄长熹宗朱由校多年来不理朝政(其父朱常洛连头带尾只当了一个月的天子就一命呜呼,故不算在内),致使皇权旁落的做派,一边连声疾呼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一



大明王朝疆域全图(选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

边频频召见群臣,一门心思想要找出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身为户科给事中的韩一良就是根据皇上整顿吏治的旨意,也是为在新皇面前多得点儿印象分,响应号召,上疏极言吏治大坏、官场贪污成风之弊的。

那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七月初二。

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

针对皇上“文官不爱钱”的号召,韩一良洋洋洒洒大发议论。他当然知道皇上其实是在拣拾前人牙慧,而且他也是大明朝官僚集团的一员,何尝不知道银钱一事牵涉甚多?尽管皇上苦口婆心忧心如焚,但归根结底只能是对牛弹琴空发议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底下的好事不能只让他当皇上的一人占光占尽吧?暗自好笑的韩一良不管内心对此多么不以为然,但说出口的话一定是一本正经、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为了表明自己态度的诚恳,也是因为的确有许多难言之隐,他甚至还把自己摆了进去。他以自己在大明官场耳闻目睹感同身受到的官场贪风,道出了局外人难以尽知的个中奥妙:花钱买来的官儿,光能捞回成本都算是大亏特亏啦!

韩一良扳着指头——举例: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没有五六千两银子到不了手;一个道台知府的美缺,没有两三千两银子也不要想;至于州县衙门各级官佐,也都各有定价;甚至于举人监生及衙门吏胥的缺额,也多以贿赂成交,包括京官中的科道馆选,莫不如此。

出身县官现为言官的韩一良还要现身说法。人们都说“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谈及蠹民误国,大家都归咎于州县官不廉洁。问题是州县官无法廉洁:薪俸原本不多,上司“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不是借口“无碍官银”,就是借口“未完抵贖”;官员过境又要支付“书仪”,要想获得对方格外的赏识,仅止于此还远远不够;而且,作为州县主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巡抚巡按之流总要走动打点,动辄五十、一百两银子的花费都是少的;还有,遇

上考核期满(平均三年就有一次)进京朝觐,没有三四千两银子也根本无法过关。“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天上掉不下来银子,地下也冒不出来银子,要让州县官廉洁,可能吗?

考虑到是在跟皇上说话,韩一良总算没有再说什么不好听的,他只是继续举例。深谙官场三昧的他依然是只拿自己说事儿:人们戏称科道官员为“抹布”——只要他人干净,不管自己污名。“臣两月来辞金五百两,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

这还是有名目的馈赠,那些以言路为吓人腐鼠的爱钱之辈,不知道还能想出多少匪夷所思的要钱名目,那银子岂不是如流水而至?!

二

联系到韩一良此后的表现,他说的“抹布”云云堪可玩味。

那是自嘲。皇上为了自家江山永固,拿我们这些特许风闻奏事的言官当咬人的恶犬啦,如此一来,大明官场理论上倒是可以干净了,可我们不就都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腌臢不堪的抹布?反正说好说坏都是一张嘴,那我们怎么说不是说?别人喜欢我们把他们说干净点儿,行啊,只要有银子,我反正是不怕当抹布的。

还有一层意思更为隐蔽,有点代表全体官员向皇上要求高薪养廉的味道:人不敷出捉襟见肘,偌大的大明官场才贪贿横行陋规处处,不是我们爱钱,实在是我们不得不爱钱呀!

韩一良的话只有这样理解才是正确和全面的。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之低,可以说是历朝之最。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嘉靖朝时著名的清官海瑞为老母亲过寿,买了两斤肉,居然成了当时官场的特大新闻!朱元璋时代完全是靠了匪夷所思的严刑峻法,加之是新朝新立,官场贪风才没显得太过突出,局面也才不至于太过糟糕。但大明江山到了崇祯手里,早已是百孔千疮行将没顶,贪贿成风、吏治大坏更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当时一位叫龚守忠的福建道御史就是这样说的——



嘉靖朝时的清官海瑞。

选法至今日而大坏，吏治至今日而极污，官员补缺以贿赂多寡定好坏，赴任日期以馈赠轻重约早晚，正堂佐贰早选善地定价一二千两，最少也不低于几百两。否则听其株守数年，哀号呈乞置若罔闻。廉污倒置，黜陟混淆，钱神有灵，耳目无主！

面对如此窘境，急于扭转局面的皇帝面对的首要难题就是用人。因为着不起这份急，或者也是因为年轻历练不够，崇祯的目光最后久久地定格在韩一良奏疏的最后一段上——

乞大为惩创逮其已甚者，使诸臣视钱为污，惧钱为祸，庶几不爱钱之风可睹也。

在别人看来，韩一良无异是在邀功买好痴人说梦，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吧。急于整顿吏治民生的崇祯对此却十分欣赏，并于两天后在皇宫中一个叫做平台的地方召见廷臣，专门议论韩一良上疏所提的惩贪意见。

召对一开始，崇祯就让韩一良当众把他的奏疏朗声宣读一遍，然

后又交给内阁大学士们传看，并请他们发表见解。崇祯自己的意见毫不含糊：“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可加右金都御史。”

右金都御史是都察院的官儿，按明制为正四品。也就是说，正七品的韩一良因所言甚合上意，一下连升六级！

喜从天降，韩一良自然是喜出望外。但在场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高兴了。他本来就不赞成韩一良的惩贪主张，何况姓韩的还在奏疏里点到了专管官员的吏部，王永光对他就更反感了。可就是这么个家伙，皇上却指名道姓要吏部破格重用！王永光不敢抗旨，但小小地难为一下那姓韩的也不难办到。就这样，王永光说话了：

“科臣奏章，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处一二，以为贪官之戒。”

原本就小心翼翼对事不对人的韩一良知道吏部尚书要有意为难自己，忍不住求救般看着皇上。皇上还果真就觉得韩一良所说过于笼统，指着韩一良疏中末尾“开之有源，导之有流”一句，要他具体加以说明，并且要他指名道姓说出谁人纳贿，谁人又在行贿赂。

韩一良暗中叫苦不迭，尴尬透了，嘴里自然也是支支吾吾。这下崇祯明白了，准许他于五日内再行回奏。那意思显然是考虑到人情世故的因素，当面不好说，换个场合就该没什么顾忌了吧？崇祯实在是太需要借几颗人头整顿一下吏治啦！

皇上规定的时限很快就到了，不得不奉旨回奏的韩一良为了过关，又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指认了几件先皇时期已有定论的索贿受贿之事。同时在奏疏中大发牢骚：皇上要我这个当臣子的指名道姓揭发他人，不知道是皇上自己的意思还是听信了他人之言？臣下所言之事，按理都该吏部职掌，而皇上非要我来揭发，难道是皇上讨厌臣下所说，不愿意破了情面？这些话的矛头直指王永光，韩一良是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崇祯却不管这些，接疏后再次召见群臣，定要追个水落石出。针对韩一良的花招，皇上还有话呢：那些死老虎还用你打？你说你不爱钱而钱自至，两月内已辞却书仪五百两，那么“此五百金何人所赠”？